阳光走廊

■张子影

精短小说

空军医院在城北，很多年里这家医院都是我们机场官兵和家属看病的指定医院。我喜欢这家医院，不仅仅是医护人员技术水平精湛、服务态度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空军医院有一个美妙的去处：阳光走廊。

走廊是封闭的，四周全是顶天立地的大玻璃窗，窗外就是医院的中心花园。花园里有个长满松树的小山坡，山坡下有一湖清水，湖水倒映着蓝天和汉白玉桥栏，好像一幅油画。

阳光从树叶缝隙洒下，无数跳跃的光斑透过玻璃窗，投到走廊内的地面上。每次走过这里，就像走在无数跳动的小星星上，仿佛来到了银河系。

阳光走廊的尽头，是空勤科大楼的门厅，迎面的墙上绘着一幅图：一架飞机在蓝天上飞行，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医生手指着蓝天，一位身穿蓝色条纹病员服的英俊小伙子站在她身边，正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注视着飞机。图画下方有一行红色大字：“祝飞行员战友们早日康复，重返蓝天。”

在这条阳光走廊上，一直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空勤科有位小有名气的女医生，姓徐。大家叫她“三好医生”：医术好，脾气好，还有形象好。见过她的人都说，空勤科墙壁上那幅宣传画中的女医生，就是比着她的样子画的。

徐医生的儿子晓伟刚满5岁，正是贪玩的年纪。一天中午，他趁着妈妈午睡，悄悄从屋里出来，拿着一架玩具飞机在院子里玩。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熟悉的轰鸣声。是一架飞机！晓伟从发现它的第一秒开始，就仰头不错眼珠地盯着。飞机在天上跑，他在地上追着看。

晓伟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跟他说，你爸爸是个飞行员，他开着飞机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只要天上有飞机飞过，晓伟就追着看。他希望，那是爸爸驾驶的飞机，等飞机降落后，穿飞行服、戴头盔的爸爸，就会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张开双臂，向他走来。

就这样，晓伟一直追着飞机看，不知不觉中就跑到家属院外。马路上，一辆满载着卷心菜的大货车迎面开来……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路过的年轻人箭步飞身上前，抱起孩子就地一滚，摔倒在路边的草地上，躲开了货车沉重的车头。

可以想象，徐医生得到消息的时候，是多么紧张。她飞奔到现场，挤进人群，把儿子抱在怀里，眼泪跟着就迸出来了。她迅速把儿子检查了一遍，确信儿子没受伤，再去找救命恩人时，才知道那人已经离开了。

最先赶到的机场警卫连战士说，救孩子的是一名飞行员。因为那位年轻人起身检查自己身体的时候提了提裤子，警卫连战士发现，他的军裤里面还穿着一条天蓝色缎质衬裤，这种衬裤只配发给飞行员。

机场里驻扎的飞行员人数并不多，想找到这位救命恩人并不困难。徐医生向医院领导做了汇报，并申请组织协助寻找救人的英雄。

那天傍晚，徐医生回到家，把床头灯调亮，仔仔细细地又把儿子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发现儿子的确无碍，身上甚至连一块淤青都没有，心里很感慨。她能够想象得到：那位军人是尽了全力怀抱着孩子躲开了逼近的车轮，倒下时，他也是让自己的身体先落地，把孩子紧紧护在胸前。这一切都归功于他身为一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具有常人所不及的快速反应力、准确判断力。而他在冲上前去的那一刻就明白，这纵身一跃极有可能受伤，一旦受伤，很有可能从此停飞。可面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孩子，这位飞行员脑子里只想着救人，他的行动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她必须要告诉孩子的爸爸。

桌上有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上，她穿着天蓝色滚白边的连衣裙，怀里抱着个小婴儿，爱人与自己并肩而坐。他穿着飞行服，一家三口笑得那么开心。

这张照片，是在儿子的百日宴上照的。

她生儿子的时候，作为大队长的爱人正带领全大队在外地执行飞行训练任务。本来组织上安排他提前休假，但是因为那一阶段天气情况特殊，为了保证全大队安全飞行，他放弃了休假。直到完成任务，他才匆匆忙忙地赶往医院。这时候，儿子已经生下来3天了。

丈夫回来后，看着他抱着孩子喜不自禁的样子，徐医生觉得生产时所有的苦楚都值得。她没有责怪丈夫，作为飞行员的妻子，她明白，天上的事情永远大过地上。

每天飞行结束后，哪怕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丈夫也要跑步回来看看儿子。有时候夜航回来晚了，儿子都已经睡了，他也忍不住把他抱起来，抱上一会儿后，再恋恋不舍地放手，又跑步回飞行大队。

错过了儿子的出生，丈夫觉得很遗憾，他主动向妻子提议，等儿子百日，补办一次庆祝宴。那天，徐医生一早就买好菜，丈夫还在飞行，直到下午4点，丈夫打电话说落地了。徐医生放下儿子去做饭。40分钟后，楼下一阵喇叭声响，有人在大声喊她的名字。徐医生手里拎着炒勺跑到窗前朝外一看，十几个穿着飞行服的小伙子站了一溜。丈夫居然把全大队的战友都叫来了。

那是一个热闹的家庭聚会。丈夫抱着儿子，做鬼脸、举高高、坐飞机，花样层出不穷，把儿子逗得咯咯笑。一个叫大周的飞行员拿出手机说：“大队长，快来跟咱嫂子和咱小侄儿拍张全家福！”

“好嘞！”丈夫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立刻跑过来。徐医生抱着儿子，丈夫亲昵地搂着她的肩膀。

“咔嚓。”快门响了。

10天后，徐医生的丈夫在执行飞行任务时，飞机在空中突发故障。当时航线下方是一片村庄，他放弃跳伞，驾驶着飞机坚持到最后一秒……

爱人走得非常突然，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追悼会之后，大周把这张全家福照片洗出来，送给了她。这张照片，也成了他们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5年间，她为孩子编织了一个故事：你爸爸执行一项很重要的飞行任务，开着飞机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个晚上，徐医生坐在桌前，面对全家福上的爱人，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今天是你的战友救了我们的儿子。”

组织上给予了回复，说救人的飞行员找到了，但是对方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说这是一个军人应该做的。徐医生坚持要见面，说一定要当面感谢这位救命恩人。最后对方同意了，约好周六上午10点，在阳光走廊见面。

周六上午9点30分，徐医生带着儿子，早早站在阳光走廊等候。天气很好，阳光走廊洒满阳光，满地都是跳跃的明亮光斑。

10点钟，一群年轻人说笑着从阳光走廊的另一头走过来。徐医生看来看去，每个人都穿着飞行服，个个英姿飒爽。打头的政委走到徐医生面前，先敬了个礼，把鲜花递给她说：“徐医生好，我们全团的飞行员都来了，向您致敬。”

年轻飞行员们站成一排，一起向她敬礼。

然后，年轻人们拥上前抱起晓伟，把带来的礼物塞满了他的小口袋。

走廊里回响着这些军人和孩子的欢快笑声。

兄弟俩的迷彩梦

■罗咏琳

感　念

堂兄夺下我手中的书，对我说，他已经报名参军了，要我陪他去体检。

那时候，我已参加工作了，是一名地质测量员，常年在赣南地区的崇山峻岭勘测各县、乡的地籍和界线，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那阵子，正赶上我休假回老家。在堂兄劝说下，我怀着试一试的心态也报了名。

出发那天阳光很好，尽管手扶拖拉机走得很慢，但丝毫没影响我们一路说说笑笑。民兵连长说，此次报名的有7人，这是古村10多年来报名参军人数最多的一次，他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人能通过。果不其然，经过乡、县两级医院的严格体检，除两人被刷掉外，其他人均体检合格。

得知我和堂兄二人都通过了体检，祖父和堂伯特别高兴。接到部队来人上门政审的通知时，祖父和堂伯早早守候在家里。堂兄第一个接受政审，他强烈表达了参军入伍的意愿，不料却在接下来的文化测试中未能通过。轮到我时，祖父先站了出来。他拉着政审领导来到大门口，指着一块白底红字的“光荣烈属”牌匾介绍说，自己是红军烈属，他的3个哥哥当年都参加了红军，其中二哥还牺牲在长征途中。所以他特别希望我能接过祖辈手中的钢枪，继续保家卫国。这番话似乎打动了政审领导，而我也顺利通过了文化测试。最终，我和另外两名老乡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奔赴部队那天，连绵多日的冬雨暂歇，被群山围绕的古村，笼罩在浓郁的雾霭中。我们胸戴大红花，在村民敲锣打鼓的欢送中出发了。我看见堂兄默默地站在欢送队伍中，不停地擦眼泪。手扶拖拉机载着我们向县城驶去，堂兄紧跟在后面，先是快走，继而小跑。我望着他满脸泪痕，心中一阵酸楚。

新兵连的生活远比想象中辛苦。起床、出操、洗漱、吃饭、唱歌、跑步、列队、种菜、学习、睡觉，每一项都有特定的哨音，每一项都把时间精准到分秒。那是一段无比煎熬的日子，所有多余的想法和抗争，都被忙碌和疲惫吞噬。在这期间，堂兄去了南方一家塑料加工厂打工。每每收到我的来信，他都回信叮嘱我要咬牙坚持，不做逃兵。新兵连的生活一结束，我就被分配到政治部新闻报道组。这让堂兄羡慕得不得了，夸我真幸运。他希望我多给他写信，让他对部队生活有更多了解。

入伍两年后，我第一次休假回家。当我一身戎装站在堂兄面前时，他还没来得及拥抱我，就先把我的军装脱下来套在自己身上，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好不好看，还非要我教他敬军礼、踢正步。我俩个头差不多，还别说，他穿上军装真的挺合身。在老家的那几天，堂兄拉着我走遍了古村的每个角落，见人就主动介绍我是谁，生怕乡亲们认不出穿着军装的我。

这次回队，我没再坐慢悠悠的手扶拖拉机，而是坐上了堂兄新买的摩托车。一路上，他故意骑得很慢。半个小时后，到了市集，我说：“就送到这里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堂兄说，还是送到镇里吧，那里进城的车多。我拗不过他，堂兄带着我又骑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镇里，堂兄仍坚持送我上中巴。车很快发动了，透过车窗，我发现堂兄并未马上离开，他正举着右手，朝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山歌里的基因

■邓跃东

记　忆

那是2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到祁连山下某部队采访。这支红军劲旅从炮火硝烟中征战而来，底蕴深厚又生气蓬勃。我在与宣传干事小梁的交谈中得知，当年红军路过这里，遭遇敌人层层伏击，红军将士殊死抵抗、血染沙场。这里留下多处红军烈士墓，有的战士也就此流落荒原僻乡，隐姓埋名度日。小梁说他曾拜访过几位红军老战士，其中有个姓许的老爷子很有特点，他的身份确定费了很大的劲——他不会写字，也不会说话。

闻言，我当即请求见这位老人。车向50公里外的山村疾驰，小梁跟我聊了起来。近些年，相关单位多次到乡下寻访确认红军老战士，几乎每名战士的身份确定，都会引出一个曲折的故事。就说这个许老爷子吧，他的失语情况比较特殊。

当年，一些红军战士流落到附近乡村隐姓埋名。有的帮人做活，有手艺的干起各种匠人营生。来自南方的战士口音重，容易暴露，一些人便装成哑巴，在当地娶亲生子生活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登记失散红军，他们才敢开口说话，令周围乡亲惊异万分。许老爷子当年同样不敢张口讲话，后来生了一场病，想说话却说不出来，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有一年，一支工作队来到许老爷子家核查登记。老人识字不多，不会写材料表达，也不认识红军领导画像，无法确认所属部队。情急之下，他指着孙子上学用的地图册，翻到江西省那一页，用力地拍打着胸脯，表明自己是从江西来的红军战士。但这只是他个人的说法，无法得到证实。

许老爷子的身份一时没能确定下来。眼看着周围一批批失散红军都确认了身份、重新领到了证书，他心里很不安，也想找到依据。有一天，他和家人匆匆找到住在乡政府的工作队，指着院子里正在播放歌曲的广播，说这个就是依据。大家疑惑之际，许老爷子张口“哦——哦——哦”地哼唱起来。他哼的是什么歌？没人听得懂词，只听到大致的旋律。哼唱完毕，老人又急切地指向地图册上的江西省。这下大家恍然大悟：原来他哼唱的是一首江西山歌！

会唱江西山歌就能证明是红军战士吗？工作队一位经验丰富的干部提议：“请几位已确认身份的江西籍老红军来听听！”几位江西老战士被请来后，都不认识许老爷子。他们聊起队伍上的人和事，老人也毫无印象，只是急切地又“哦——哦——哦”哼唱起那首歌。歌声未落，一位老战士突然抓住许老爷子的手连喊：“老表！老表！这是于都的歌啊！”说罢便接唱下去，曲调丝毫不差。这正是当年于都传唱的山歌，歌词讲的是军民鱼水情——当年，他们都是从于都出发的。许老爷子深陷的眼眶里，滚出蓄积多年的泪。

谁能想到呢？这个失语半生、隐姓埋名于祁连山下的老人，几十年未发一言，却一直记着从家乡出发时唱的一支山歌。那是深藏心底的声音，是他不忘的来路与荣光。记住这支关于红军的山歌，便是保留了生命的基因。

自那天起，工作队便为许老爷子的事情四处奔忙，多方查证。虽然那一纸证明还在路上，但许老爷子却不像以前那样焦灼不安了。他不再去乡政府，只是偶尔在院子里晒太阳时，会对着远处的祁连山，轻轻地“哦——哦——哦”哼唱。周围的老乡都说，这老头，精气神不一样了。

我对小梁说：“我们带了录音机，让老人再哼一遍吧，听听于都那遥远的山歌是什么音调。”小梁欣然应道：“没问题，老人会唱的，他现在心里敞亮着呢！”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村里。向村人问路时，却被告知：许老爷子去年病逝了。

“啊，怎么会这样……”小梁叹道。我却分明听到了，一支江西山歌在祁连山下悠悠回荡着。

我们沿着祁连山脉返回，山体逶迤静默，像一位经历沧桑、内心丰富却不想开口说话的老人。哦，这份静默并非无言，那正是他表达心声的一种方式。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795期



作品《艰苦奋斗创业篇·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是百米油画长卷《壮志凌云》的组成部分。画面以东北雪原为背景，描绘中国首批女飞行员身着防寒飞行服列队伫立，在冰天雪地的艰苦条件下砺翼长空，彰显她们忠诚坚毅、奋发创业的精神底色。

壮志凌云（油画）
周　末作

全天候飞行（组诗）

■宁　明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云上巡航

每一道山脉的走向
每一条江河的奔腾
都刻在我的心里——
云层之下，是我守护的
壮丽江山

我用翼尖蘸着青春的汗水
千百遍默画过那张沿海地图
日夜期待着去拥抱
那座漂泊的宝岛

云上巡航，身后的航迹
多像是在一张洁白的宣纸上作画
呼啸而过的战机，总是
被祖国当作最值得信任的笔尖

飞向深蓝

每当我把大海与天空
当作一张特殊的色觉检查纸
来测试对蓝色的分辨度
云朵便故意释放一些干扰色块
考验我的警觉

浅海已被甩在身后
蓝，变得越来越纯粹
更深的蓝，一直在前方呼唤
飞过去，飞过去——
用“加力”燃烧的火焰
去照亮那片神秘而幽静的海域

我被深蓝包围成一叶扁舟
海平线是留给我的唯一缆绳
我仔细分辨天与海的色差
用划过的翼影，去轻轻触摸
大海的深邃内涵
深蓝之中，银翼上喷涂的机徽
显得格外鲜艳、醒目——
它像一座飞翔的界碑，在阳光下
一路闪耀，向前延伸

夜间编队

一对最亲密的战友
在夜空，无需看清彼此的表情
航行灯递来一个眼神
长机与僚机，便会默契地
向着目标呼啸而去

在空中，两个为大地挑灯的人
守护着万家灯火
灯盏与灯盏之间，以对视的方式
表达着心底的无限忠诚

有一种生死之爱，拒绝疏离
更拒绝亲密的拥抱
它以不即不离的恰当分寸
阐释着飞行者之间爱的真谛

拂晓飞行

我以大地使者的名义
向着东方加速起飞
去把天地间第一缕金色的曙光
迎进祖国山河的怀抱

我身后是酣睡中的乡村
雄鸡还未啼鸣
炊烟尚未冉冉升起
黎明前，只有飞向高处
才有幸欣赏这一轮红日

这是大地最庄严的时刻
短暂，而又无比安宁
云朵身披彩衣
大海被镀成古铜色
飞机尾迹，走笔在大地的画布上
渲染中华水墨的味道

天地间越来越亮
我转向机场
归航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